

从《九辩》“悲秋”主题看柳永羁旅词情感内涵与雅化的渊源

童梅 吴清伙

福建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福建 福清 360303

[摘要] 战国时期屈原《离骚》开创了“悲秋”传统，到了宋玉《九辩》奠定了羁旅词“悲秋”情感母题“秋士易感，怀才不遇”，到了宋代，柳永部分羁旅词与宋玉《九辩》在主题内容和情感内涵上有着实质上的渊源关系，驱驱行役，冉冉光阴，身世颠沛，人生境遇使其对宋玉产生了强烈的情感共鸣，从而把悲秋的文学传统主题引入慢词，使慢词在题材和内容上得以雅化。

[关键词] 悲秋；柳永；情感内涵

【DOI】 10.12252/j.issn.2096-6288.2021.12.1406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秋”的训诂意义往往指愁或悲。屈原《离骚》就曾说：“日月忽其不淹兮，春与秋其代序。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可以看出从屈原那里就有了这个悲秋的传统，而“悲秋”的基本母题主要是由宋玉的《九辩》所奠定的。

“悲哉秋之为气也！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慄慄兮，若在远行，登山临水兮，送将归。”“皇天平分四时兮，窃独悲此凛秋。”“靓杪秋之遥夜兮，心缭悒而有哀。”“廓落兮，羁旅而无友生，惆怅兮，而私自怜”。

宋玉悲叹秋天草木衰败，天气凄清，感伤人生年华易逝，境遇凄凉。从“廓落兮，羁旅而无友生，惆怅兮，而私自怜”的行文看，其所写者显系一次“失职”（被贬）之后的艰难孤身长途跋涉（羁旅）。宋玉起于贫寒、终生处于困顿之中，遭奸臣谗言，不为楚王所重，仅为陪笑的小臣，从而发出“贫士失职”、“贤士失职”之不平呐喊。同时也成为后世咏叹“贫士不遇”情感，形成“悲秋”文学的传统原型母题。

一、柳永羁旅词“悲秋”之源

柳永的羁旅词多以秋天为背景，抒写其羁旅行役生涯的内心感受，人或视之“羁旅悲秋词”或“悲秋词”。而“悲秋”原型母题或主题原型是由宋玉在《九辩》中奠定的。那么两者之间是否有联系呢？答案是肯定的。叶嘉莹先生作了深刻之剖析

从春女善怀到秋士易感。前人写的是春女善怀，柳永写出了秋士易感。叶先生说，这种高远悲慨的气象最早是出现在李后主的词里，李后主是以深切易感之心达到这一点，柳永是从景物上突破，这种突破很微妙地影响到后来的苏东坡。而且其词中亦曾多次提及“悲秋”的宋玉，便更增加了一种“秋士易感”的意味。“晚景萧疏，堪动宋玉悲凉”盖宋玉《九辩》首章之开端即日：“悲哉！秋之为气也，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便显示了一种对美好对生命渐趋于衰败消亡的悲哀与恐惧，而继之又日：“坎廪兮贫士失职而志不平，廓落兮羁旅而无友生”则其“悲秋”所慨者之为贫士失职、才人迟暮的悲哀，自然是显然可见的，而这种情意，就正是柳永某些自我抒写情志之作品中的主要情意^[1]。这是柳永词最突出的“好处”。

从柳词批评史看，苏轼早已看出柳永《八声甘州》中“霜风凄紧、关河冷落、残照当楼”意象之“高处”不减

“唐人诗句”^[2]，柳永写雨后的江天，清澈如洗，词句洗炼大气磅礴。“风紧残照之关河楼头，境界绮丽而悲壮，声响尤其动人。叹息花木万物凋残。写江流之无语东流，人也沉默隐忧。写景含情，寄寓离别。因此苏轼叹为“唐人佳处，不过如此”（赵令畤《侯鯖录》引），这正说明宋词可与唐诗比美，而柳永更是代表作者。

下片换头之后，即景抒情，大开大合，呼应、问答、对照，各种手法运用自如，如“不忍”句与“望故乡”两句，系前呼后应。“叹年来”句与“何事”句，自问自答。“想佳人”两句与“争知我”两句，两相对照。这都是一层深入一层，一步紧接一步，在章法上是这样密接而又宕开，其中有些句子的领字，如“不忍”“望”“叹”“想”“误”“争知”，均贴切异常。而其中“想佳人、妆楼颙望，误几回、天际识归舟”，从艺术构思上是学习杜甫《月夜》思家的“今夜鄜州月，闺中只独看”的手法，从对方写起。而句子又沿用谢朓的《之宣城郡……》“天际识归舟”，然加上了“误几回”意思完全相反，句子更为灵动。“争知我、倚阑干处，正恁凝愁”，又为对方设想自己，然后戛然而止。

“杜诗柳词，皆无表德，只是实说。”（项安世《平斋杂说》）以柳词与杜诗相提并论，在某些技巧方面是可以这样说的。他的“长调尤能以沉雄之魄，清劲之气，寄奇丽之情，作挥绰之声。”（郑文焯《大鹤山人词论》）在这首词里表现得很充分。柳永不愧为慢词的奠基人，他开创了长短句式格律词的新局面，在中国词史上有崇高的地位。

已暗示人们柳词蕴含着凄凉悲壮的情感意蕴，但如此全面清晰地揭示柳永羁旅词中所传达的情感内涵及其渊源者，则叶嘉莹先生当为第一人。

的确，宋玉及其作品对柳永的影响是很深刻的^[4]，除叶嘉莹先生外，曾大兴《柳永和他的词》一书对两者间的艺术师承也有较详细的论述。我们有理由相信，千年以前的宋玉无疑是柳永精神上的某种偶像。而在中国文学史上，就个人身世经历与文学成就而言，柳永和宋玉最为相似。柳词中出现过屈原、潘岳、宋玉等作家的名字，其中宋玉的形象及其典故语汇最多，远超其他作家，以下试举几例：

- (1) 晚景萧疏，堪动宋玉悲凉（《玉蝴蝶》）
- (2) 当时宋玉，向此临水登山（《戚氏》）
- (3) 甚聒得，人心欲碎。更休道，宋玉多悲（《雪梅香》其四）

(4) 动悲秋情绪，当时宋玉正同（《雪梅香》）

以上柳永的词句中宋玉意象与典故均化用宋玉的几部作品，如《九辩》、《神女赋》、《登徒子好色赋》、《风赋》、《笛赋》，可见柳永对宋玉作品的熟悉程度。而且“悲秋”的宋玉意象与典故只出现在柳永的羁旅词中。然而仅凭这些似乎并不能说明柳永对宋玉及其作品之向慕有多深。唐五代乃至宋代词人引用、化用前代诗句典故的现象是非常普遍的，但与柳永同时代或晚唐五代词人作品中只有屈指可数的几首留下了称引宋玉意象及其作品的语汇、典故的痕迹，不仅在数量上不如柳永，而且对宋玉的作品之称引、化用的重点也与柳永羁旅词有重大的差别：

(1) 芙蓉凋嫩脸，杨柳坠新眉，摇落使人悲，断肠谁得知。（温庭筠《玉蝴蝶》）

(2) 何处游女蜀国多云雨，云解有情花解语。（韦庄《清平乐》其三）

(3) 画屏重叠巫阳翠，楚神尚有意。（牛峤《菩萨蛮》其四）

(4) 朝朝楚江边，几度降神仙。（毛文锡《巫山一段云》）

从这些称引的重点来看，除了温庭筠的《玉蝴蝶》以外，其余全是“多才多艺，风流多情”的宋玉形象。而且温庭筠这首《玉蝴蝶》虽然用了“据落使人悲，断肠谁得知”这种源自《九辩》的悲秋语句，但置于全词，却一点也看不出《九辩》特具之“秋士不遇”感，而是将它抒写男女离别时的痛苦相思之恋情。

因此，柳永羁旅词对宋玉及其作品的关注不仅是“空前”的，而且对宋玉的执着焦点是悲秋的宋玉。例如，柳永羁旅词中出现频率最高的时间意向是“秋”，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秋”的训诂意义往往指愁或悲^[5]。同时柳永羁旅词中多次出现“宋玉”这一千古悲秋之祖的文人意象，可见，词人对悲秋这一传统诗歌母题的继承主要是通过宋玉这个意象及其《九辩》为中介。柳永的这种执着和所要传达的情感内涵无疑是这样的：即由宋玉的《九辩》所奠定的“羁旅悲秋”的题材及其所抒发的“秋士不遇”与“岁时易逝”的特定情感。

二、《戚氏》穷通出处之“《九辩》”

南宋词评家王灼引其“前辈”云：“《离骚》寂寞千年后，《戚氏》一曲凄凉终”^[6]。其实，如果从二者所抒发的情感内涵实质上看，并没有多少相近之处，“《九辩》寂寞千年后，《戚氏》一曲凄凉终”，可能更符合实际。

由于宋玉的《九辩》把中国失意文人的怀才不遇感抒发得极为深刻，所以赢得了历代失意文人的或贫士们的认同，并逐渐地形成悲秋文学的传统，这种传统在科旅诗中表现得较为突出。同时也成为后世咏叹“贫士不遇”或“怀才不遇”的原型母题：

怆怆兮，去故而就新。

坎廪兮，贫士失职而志不平。

廓落兮，羁旅而无友生。

惆怅兮，而私自怜。

这几行诗可谓全诗之“灵魂”。它曾引起封建时代多少失意文人“贫士不遇”共鸣，而正是在“贫士不遇”这千百年来基本主题更之下，柳永便与贫士们有了共同语言。纵观柳氏一生，早年困于场屋，不得不漫游干谒，备受舟车劳顿之苦；及第后，又长期困于选调，可谓谪尽羁宦漂而之味，人生的悲凉，仕途无望，身心疲惫使人在羁旅途中最他深味到于百年来贫士们咏过的“羁旅归愁”之感。

当词人在饱尝仕官生涯的坎坷艰辛之后，更加深了怀才不遇，岁时易逝情感体验，试看柳永词《凤归云向深秋》所云：

向深秋，雨馀爽气肃西郊。陌上夜阑，襟袖起凉飙。天末残星，流电未灭，闪闪隔林梢。又是晓鸡声断，阳乌光动，渐分山路迢迢。

驱驱行役，苒苒光阴，蝇头利禄，蜗角功名，毕竟成何事，浸相高。抛掷云泉，狎玩尘土，壮节等闲消。幸有五湖烟浪，船风月，会须归去老渔樵。

面对深秋时节，雨后的西郊凉爽肃杀。小路上黑夜将尽，衣袖生起阵阵凉风。天的尽头星星将落，闪电在树梢那边不停闪动。又是拂晓鸡鸣声起时，明亮的阳光开始升动，遥远的山路渐渐明晰。

“驱驱行役，苒苒光阴，蝇头利禄，蜗角功名”最终体悟到了功名利禄之无望与无益。此时所写的词多以秋为背景，气氛萧瑟，侧重抒写料旅行役之苦，抒发强烈的“怀才不遇”、“才人遇寡”的下层贫士的落寞情绪，明显地带有（九辩）的悲秋情感的影子，如《曲玉管》、《玉蝴蝶》等。

陇首云飞，江边日晚，烟波满目凭阑久。一望关河萧索，千里清秋，忍凝眸？杳杳神京，盈盈仙子，别来锦字终难偶。断雁无凭，冉冉飞下汀洲，思悠悠。

暗想当初，有多少、幽欢佳会，岂知聚散难期，翻成雨恨云愁？阻追游。每登山临水，惹起平生心事，一场消黯，永日无言，却下层楼。——《曲玉管》

山岭之上，黄昏云彩飞，江边暮霭沉沉。眼前是一片烟波万里，凭栏久久望去，只见山河是那么清冷萧条，清秋处处凄凉，让人心中不忍难受。在那遥远的神京，有一位盈盈的如仙佳人。自从与我分手以来，再也没有她的音信，令词人思念悠悠。

望处雨收云断，凭阑悄悄，目送秋光。晚景萧疏，堪动宋玉悲凉。水风轻，蘋花渐老，月露冷、梧叶飘黄。遣情伤。故人何在，烟水茫茫。

难忘，文期酒会，几孤风月，屡变星霜。海阔山遥，未知何处是潇湘。念双燕、难凭远信，指暮天、空识归航。黯相望。断鸿声里，立尽斜阳。——《玉蝴蝶》

悄悄地倚栏凝望，雨已停歇，云已散去，目送着秋色消逝于天边。秋天的傍晚，景色萧瑟凄凉，真让人兴发宋玉

悲秋之叹。轻风拂过水面，白蘋花渐渐衰残，凉月使露水凝住，梧桐树也禁不住月夜寒露的侵袭，叶子已片片枯黄。此情此景，不由人寂寞感伤。

但这种“悲秋”型的特殊情感在《戚氏》中表现得更为淋漓尽致：

晚秋天。一霎微雨洒庭轩。槛菊萧疏，井梧零乱惹残烟。凄然。望乡关。飞云黯黯夕用闲。当时宋玉悲感，向此临水与登山。远道迢递补，行人凄楚，倦听陇水潺：正蝉吟败叶，爱响衰草，相应喧啦。孤馆度日如年。风露渐变，悄悄至更阑。长天净，绛河清浅，皓月婵娟。思编绵。夜永对景，那堪用指，暗想以前。未名未禄，绮陌红楼，往往经岁迁延。帝里风光好，当年少日，暮宴朝欢。况有狂朋怪侣，遇当歌、对酒留连。别来迅景如梭，旧游似梦，烟水和何限。念名利、惟悴长紫绶。追往事、空惨愁颜。漏箭移、稍觉轻寒。渐鸣咽、画角效声残。对闲窗畔，停灯向晓，抱影无眠。

在词调中，除了《莺啼序》之外，《戚氏》是一种较多字数的词牌了。词分三叠，极利于铺排，柳永又最善铺叙，在此词中他描述了一个“孤馆，度日如年”的漂泊客，面对微雨疏菊夕阳残烟的惆怅。他敏感地感到秋的凄凉、世态的凄凉，他检讨着人生旅程中的悲欢离合，他慨叹于时如逝水事无成。他像一个疲惫的旅客，心力交瘁，他禁受不了庭轩微雨，萧疏槛菊，零乱井梧，衰草寒烟，以及一望江关之凄然，飞云黯黯夕阳间。这就像宋玉悲秋所赋：“悲哉，秋之为气也！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燎栗兮，若在远行，登山临水兮，送将归。”（《九辩》）至于蝉吟于败叶，蛩响在衰草，更是作者心绪的写照。正因心绪不佳，才更敏感于蝉、蛩之声的凄惨。第一叠景物描写中已含情绪之渲染，第二叠则由“孤馆，度日如年”直写个人的孤独感与对往事的回忆，在他的回忆中充满着“未名未禄”与“绮陌红楼”这一对可叹又难忘的现实。第三叠是对这一对现实之回忆的展开：暮宴朝欢、狂朋怪侣、对酒当歌，使他度过了快乐的青春，他无法否认那一段倚红偎翠的生活是他最难忘的好光景；但同时，他也因此而失去了得名获利的机会。在柳永，是因为他生活在那样的时代他不能不那样想：在吾人，于理解相水之余，则应思考专制时代不允许柳永及一切人有独立之人格，柳永之人格悲剧，正是专制主义者以“使人不成其为人”之手导演成功的。怀才不遇，是自古以来文人在文艺作品里发牢骚的主要原因，不被统治者所用，就失去了个人的价伯，这无论是作《离骚》的屈原还是作《戚氏》的柳永都不能超越的一种观念，从这个意义上说，”的《离骚》寂寞千年后，以《戚氏》一曲凄凉终。

三、“怀才不遇”等情感主题的引入与柳永羁旅词词情的雅化

柳永一生怀才不遇，何时去世，也说法不一，唐圭璋先生说是在仁宗嘉祐五年（1053年）；吴熊和先生新证说应较唐圭璋先生的说法再推迟一二年（《词学》第十辑，第

80页）；而薛瑞生先生则推测柳永可能活到英宗嘉祐八年（1063年），那么柳永去世时快八十岁了（参见《乐章集校注》之“前言”）。各说皆有依据，一时也难以确定。但是他晚景凄凉，死得也凄凉，所以后来有传说是歌妓们花钱把他埋葬的，她们还在每年的清明节到他的坟上纪念他，谓之“吊柳会”。柳永事迹虽不见经传，但他活在后世的传说里，小说、戏剧都说着他的故事，他活在民间，在民间永生。

客观地看，我们不难发现柳永羁旅词整体的情感内涵，实属于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关文人士大夫穷通出处之重大主题范畴。若以王灼、张炎、沈义父等为代表的南宋雅正词学观衡量，柳氏相当部分羁旅词应该说是符合其雅的标准的。王灼《碧鸡漫志》卷二云：

前辈云：“《离骚》寂寞千年后，《戚氏》凄凉一曲终。”《戚氏》，柳所作也。柳何敢知世间有《离骚》，惟贺方回、周美成时时得之。贺《六洲歌头》、《望湘人》、《吴音子》诸曲，周邦彦《大酺》、《兰陵王》诸曲最奇崛，或谓深劲乏韵，此遭柳氏野狐涎吐不出者也。

其实，王灼以人论词不免偏颇，《离骚》《九辩》所代表的屈、宋辞赋以抒发士大夫的穷通出处之感即“贤人失志之赋”^[7]“是对“诗言志”原有讽谏颂美内涵的发展和引申。宋玉《九辩》所奠定的“怀才不遇”、“秋士易感”等情感母题，虽是柳永《戚氏》情感内涵实质最直接的源头，但《戚氏》和贺、周之词都抒发了作者的身世之感，都可以说是远绍《离骚》之意。张炎在《词源》卷下“杂论”中云：词欲雅而正，志之所之。一为情所役，则失其雅正之音，耆卿、伯可不必论，虽美成亦有所不免。如“为伊泪落，”如“最苦梦魂，今霄不到伊行”，如“天便教人，霎时相见何妨。”……所谓淳厚日变成浇风也。

参考文献

- [1]叶嘉莹灵谿词说.论柳水词[M].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11.
- [2]宋赵令時侯鯖录[M].卷七,词话丛编[M].中华书局,1985.
- [3]尧斯接受美学与接受理论.[M].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11.
- [4]曾大兴.柳永和他的词[J].中山大学出版社,1990.6
- [5]礼记.乡饮酒义[M].云:“秋之为者言愁也.”白虎通.五行[M].云:“秋之为愁亡也.”
- [6]王灼.碧鸡漫志[M].卷二,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2.
- [7]汉书.艺文志序[M].

作者简介:

童梅(1968.3-),女,汉族,福建连城人,福建农业职业技术学院汉语言文学讲师,本科,长期从事汉语言文学教学与研究。